



C B A 學 經

著 亮 公 金

世 界 書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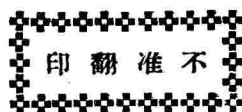
詩
經
學
A
B
C

金
公
亮

中華
民國
十八
年八
月初
再版

詩經學ABC (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金 公 亮
出 版 者 ABC叢書社
印 刷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序

這本書是我從前在天津教書時的講稿，那時我正講詩經，從各方搜集的材料，隨時就按類記在一本小冊子裏，因為功課忙，沒有工夫編講義，講時是叫學生筆記的，所以始終未曾寫定。不久我出國去了，很想把牠整理一下，就放在行篋中；但因環境的關係，終於沒有動筆，帶回來的，還是幾年前的原樣子。這次初從海外歸國，旅邸無聊，頗想乘此閒暇，寫點東西，於是發願完成此書，費了點時間，寫成這本冊子。使我最感困難的，是所有各種參考書都沒有帶在身邊，關於徵引原文的地方，祇憑藉筆記所錄，設有錯誤，倘承讀者加以是正，極所盼感。

詩經學上的問題很多，幾乎無論那一點都可以引起辯論的，而學人的專著又無慮千百種，若使詳為論列，決非這樣一本小冊子所能容，但對於各項重要

問題，本書已都與以相當的地位，讀者如能因本書而得到一個 *general idea*，那很出於著者想望之外了。

著者個人對於詩經的主張，頗與朱熹、鄭樵、崔述相近，在本書中頗多採用他們的見解，但亦不是完全一致。朱子疑古而不敢放言抗論，鄭樵敢於抗言而不澈底，惟崔述獨標新解，能夠不爲前人所束縛，言人之所不敢言，極有學者態度。我以爲研究詩經應該要有崔述的精神，要打破偶像，凡前人陋解，序文謬說，一概屏棄，就詩言詩，求其會通，如此所得，即非真理，總還不失爲一家之言；若一爲舊說所囿，便終身不能自拔了。

在本書中提出的問題，著者都已妄加斷案，其中有爲多數學者所公認的，有爲前人所寡言的，有爲前人所未道的，（如興比之別，用聯想律去解釋）所言固未必盡合，亦不過表示著者個人的意思而已。

本書原有材料，較此增多一倍，因限於篇幅，都未採入，續有機緣，再當

露布。

一九二八，十一，十七，金公亮序於新都。

ABC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ABC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AB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AB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AB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AB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ABC叢書有兩種目的：

第一 正如西洋ABC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BC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并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目次

第一	詩經的來歷	一
第二	詩經的年代	六
第三	孔子與詩經	二〇
第四	詩與樂	三五
第五	詩經內容的分析和作者	四一
第六	六義	四九
第七	詩的正變與大小雅	六八
第八	四始	八〇
第九	詩序	八七
第十	篇目次第	一一五

第十一	詩經學的流派·····	一三五
第十二	詩經的價值和讀法·····	一四二
第十三	參考書舉要·····	一四八

詩經學ABC

第一 詩經的來歷

何謂詩——詩怎樣產生——詩經以前是否有詩——詩經的編集

在我們研究詩經以前，第一先應該明白詩是什麼，怎樣會有詩，詩經又是如何產生的。這些地方明白之後，然後再研究詩經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自然格外清楚了。詩的定義很多，如果逐一條舉，加以評判，可以成一巨帙，非本書所能容。茲單就中國舊籍所見的，引用幾條：

說文：「詩志也。从言寺聲。古文作𠂔，从言之聲。」

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

。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六藝論：「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

班固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內則注：「詩之言承也。」

春秋說題辭：「詩之爲言志也。」

詩緯：「詩者持也。」

朱熹曰：「心之所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綜上所述各條，雖意義有精粗大小之別，而大體一致。孔穎達綜合各說加以解釋，謂「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述己志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其說雖不甚圓滿，而舊說函義，略盡於是。總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是用文字所發表的喜怒哀樂之情，而具有一種規

律的形式的东西。

詩的意義既明，我們再看詩是怎樣來的呢？

大序：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詩經集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

班固曰：

「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

蓋既生而爲人，自不能無情感，情感之表現於外，咨嗟詠歎，於是發而爲

詩。黃櫨曰：

「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簫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那麼，詩可以說是與生俱來，是頂早產生的一種文學。

詩究起於何代，不得而知。詩經以前是否有詩，在今日亦很難下確定的判斷。虞書中的賡歌，夏書中的五子之歌，詞句大多與詩經相同，亦未必是中國最早的詩。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

六藝論：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考經典言詩，莫先於舜典；然而古籍杳然，莫可究稽。孔穎達說得好：

「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詠；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

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

我們就直截痛快地把荒渺無稽的唐虞拋過一邊，以詩經作爲中國最早的詩集。

詩經的編集，全依賴政府的力量而成，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官書」。當虞夏之後，政府漸設採詩之官。周時太史掌六詩。每年孟春，行人振木鐸，巡行採詩。里巷之間亦規定老年男女若干人，坐辦採詩之事。由鄉以達於邑，再達於國。王者五載一巡守，與太史、太師同車，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國史則錄其史次。詩經的產生，就是這樣官民合作的結果。

第二 詩經的年代

詩經著作的年代——周代何以詩盛

詩經是中國古籍中最可信的一部書，絕無虛偽，故欲考其年代，但就本書鉤稽，旁加考證，結論當無大謬。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那麼三百篇似乎都是春秋前的作品。大概各篇年代最古而可考的，當推商頌五篇，這大約是公元前一七〇〇以後一二〇〇以前的產物。據梁啓超的考證，以爲這是商代郊祀樂章，留傳於後者：——

『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司』

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後世說詩者或以今商頌爲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

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猶漢魏郊祀樂府，至今雖失其調，而猶存其文也。」

以商頌爲商代作品，學者間大多一致主張，很少懷疑的。至於早於商代的詩，詩經中是否尙有存在，此則很難論定。據梁氏之說，以爲豳風七月，或係夏代作品，此亦不過一種推測，並無多大根據。其說曰：

「豳風七月一篇，後世注家謂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而作；然羌無實據。玩詩語似應爲周人自豳遷岐之前之民間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爲夏正，故亦可推定爲夏時代作品。果爾，則三百篇中此爲最古；且現存一切文學作品中，亦以此爲最古矣。」

其餘的詩都是周代作品，中多爲喪亂情形，大約在東遷前後。至於究迄何年爲止，則又極難確定。其中最晚的詩：如秦風的「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